

思旋天地

思旋

「秋風起，三蛇肥。」時屆深秋，天氣漸涼，正是進補的季節。蛇外形有點古怪，看似可怕，但廣東人喜食蛇，不形為怪。喜其美味有益，祛風驅寒。食在香港，一年四季中西美食匯集，不時不食。這個季節除「三蛇肥」外，也是吃大團圓的季節。俗語有話「西瓜蟹，唔識莫買」，大團圓尤甚。九月圓月滿，圓者團圓，尖者公蟹。有人喜食公蟹其美味鮮甜，亦有喜食蟹，因愛其蟹黃豐腴。不過，小心膽固醇超標，不是健康食品，只宜淺嘗。

「二孩政策」不會刺激股市

「秋風起，三蛇肥。」時屆深秋，天氣漸涼，正是進補的季節。蛇外形有點古怪，看似可怕，但廣東人喜食蛇，不形為怪。喜其美味有益，祛風驅寒。食在香港，一年四季中西美食匯集，不時不食。這個季節除「三蛇肥」外，也是吃大團圓的季節。俗語有話「西瓜蟹，唔識莫買」，大團圓尤甚。九月圓月滿，圓者團圓，尖者公蟹。有人喜食公蟹其美味鮮甜，亦有喜食蟹，因愛其蟹黃豐腴。不過，小心膽固醇超標，不是健康食品，只宜淺嘗。

發式生活

發式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經常會以車代步。其實自從自己十八歲可以有機會學習駕駛兼得到車牌之後，駕駛汽車的機會便多了，而且當進入社會工作，有點能力後，更渴望可以擁有一架自己的汽車。其實在街上駕駛汽車，總會遇上很多突如其來的狀況。好像在加拿大的時候，在駕駛學校已經學懂了很多駕駛上的知識，而當中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位導師曾跟我們說：「就算自己幾咁小心駕駛，但路上其他車輛或者行人也會不小心地影響到你，所以當你駕駛車輛在街上的時候，要有危機感。」他這句說話到今天，我仍然刻骨銘心，亦是我駕駛的座右銘。

是否我太緊張？

雖然我是一個脾氣還不錯的人，但當駕駛著汽車的時候，看見很多路人不小心過馬路便有點忿忿，為什麼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麼輕？因為自己的工作時間是通宵的關係，所以通常都是早上六點半鐘放工回家，亦都可能是這個原因，街上有很多年紀比較大的哥哥姐姐過馬路時不小心。我發現，他們有時會不理會人像燈號是綠色還是紅色便橫過馬路。我看到這種情況會特別「肉緊」，為什麼他們可以不顧及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就這樣橫過馬路？雖然我們應該尊重老人家，但也很希望他們可以小心過馬路。遇到我這個每次駕駛都打醒十二分精神的人，可能沒有事情發生，只會停車讓他們慢慢地橫過馬路。但如果遇到一些俗稱「失魂魚」的司機，就可能發生意外，所以我的「肉緊」是不希望他們有任何損傷。各位哥哥姐姐，下次過馬路的時候記着不要魯莽！

賁卦

賁卦

一位雄心勃勃的副市長在人事變動前夕，想探測一下他下一步的任職方向。根據他占得的《賁》卦，我說：「卦有鬼鬼卯木持世，又有艮為山為卦，離火為文明為炎上，表明官位必有高遷。但貴有文飾的涵義，又有以文輔政之象，可見雖升為正職，但不是主管全面的行政一把手，應該是市委常務兼宣傳部長。」次年春節過後，這位朋友來電告知：「我已到宣傳部上任，一切皆如所測。」

賁卦探測文飾的原則，卦辭說：賁，小利有攸往。斜陽在山，把草木品匯都披上壯麗的霞輝，所以卦境有文飾之意。文飾是一種專門給事物添輝加彩的美化行為，並不代表實質性的奮鬥和成功，只能處在外圍為成功而禮讚、為猛進而高歌。文飾到一定程度必須恪守止於至善的本分界限，不能以浮華的外表掩蓋本質，不能因追求盛開更多的花枝而傷損根部的元氣。文飾可以讓善美大放光彩，可以給思想插上翅膀，唯獨在執法量刑方面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掌握了文飾之道的分寸和範圍，就可以進入匠心獨運的境界。

初九，賁其趾，舍車而徒。一雙被豪華車運載的腳，是一雙尊貴的腳，也是一雙放棄了行走功能的腳。豪華車或繡花鞋不能把男人的雙腳裝扮得更加美觀，只有留在大地上的堅定不屈的腳印，才能充分顯示出腳的雄健和腳的偉烈。

聊易談經

汪雙六

「賁」卦有鬼鬼卯木持世，又有艮為山為卦，離火為文明為炎上，表明官位必有高遷。但貴有文飾的涵義，又有以文輔政之象，可見雖升為正職，但不是主管全面的行政一把手，應該是市委常務兼宣傳部長。」次年春節過後，這位朋友來電告知：「我已到宣傳部上任，一切皆如所測。」

賁卦探測文飾的原則，卦辭說：賁，小利有攸往。斜陽在山，把草木品匯都披上壯麗的霞輝，所以卦境有文飾之意。文飾是一種專門給事物添輝加彩的美化行為，並不代表實質性的奮鬥和成功，只能處在外圍為成功而禮讚、為猛進而高歌。文飾到一定程度必須恪守止於至善的本分界限，不能以浮華的外表掩蓋本質，不能因追求盛開更多的花枝而傷損根部的元氣。文飾可以讓善美大放光彩，可以給思想插上翅膀，唯獨在執法量刑方面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掌握了文飾之道的分寸和範圍，就可以進入匠心獨運的境界。

初九，賁其趾，舍車而徒。一雙被豪華車運載的腳，是一雙尊貴的腳，也是一雙放棄了行走功能的腳。豪華車或繡花鞋不能把男人的雙腳裝扮得更加美觀，只有留在大地上的堅定不屈的腳印，才能充分顯示出腳的雄健和腳的偉烈。

傷疤幾地

緊繃的紅色，若干黑傷疤，鋪了一地。鼓得鏗亮的山楂，像一張張俊俏的臉，那些曬焦的疤痕，被烈日一筆一筆繪到臉上，刻上傷疤的山楂，是收穫過程中的陰影。這陰影像細菌病毒一樣傳染。從樹枝傳染到心頭，傳染到手，墜到地上，傳染給幾處大地。忙亂的腳步，啪地一聲，把山楂踩扁，扁裂如薄餅。

緊繃的紅色，若干黑傷疤，鋪了一地。鼓得鏗亮的山楂，像一張張俊俏的臉，那些曬焦的疤痕，被烈日一筆一筆繪到臉上，刻上傷疤的山楂，是收穫過程中的陰影。這陰影像細菌病毒一樣傳染。從樹枝傳染到心頭，傳染到手，墜到地上，傳染給幾處大地。忙亂的腳步，啪地一聲，把山楂踩扁，扁裂如薄餅。

兩個空塑料筐上山，猶如負重幾十斤。兩條腿裡，像塞了幾包酸棗，酸脹得邁不動步子。走不了幾步，心就咚咚狂跳，肺也跟注射了興奮劑的風箱似的，拉得呼呼響。

兩個空塑料筐上山，猶如負重幾十斤。兩條腿裡，像塞了幾包酸棗，酸脹得邁不動步子。走不了幾步，心就咚咚狂跳，肺也跟注射了興奮劑的風箱似的，拉得呼呼響。



枝頭掛滿的成熟山楂，該落的毫不遲疑。

秋忙，是莊稼人的宿命。天沒亮透，父母就起床。摸出扁擔，挑起塑料筐，直奔等候在模糊中的山楂園。樹底下，借助東方天際滲出的白光，凌亂一地暗紅。掉落的山楂，全部歸到次品的行列，只能切山楂乾賣。切山楂乾是件苦差事，不能怕髒，還得手腳麻利。白天沒時間，晚上坐在燈光下，抓一把山楂放到案板上，用拇指甲掐住山楂一側，另一隻手握住菜刀，像剝肉餡那樣不停地往左剝。山楂核在果肉裡藏著，切不動，剝片時需避開。熟練的好手，抓一把山楂，似看不看，只嚼里啪啦十幾下，紅球就悉數變成薄片了。

秋忙，是莊稼人的宿命。天沒亮透，父母就起床。摸出扁擔，挑起塑料筐，直奔等候在模糊中的山楂園。樹底下，借助東方天際滲出的白光，凌亂一地暗紅。掉落的山楂，全部歸到次品的行列，只能切山楂乾賣。切山楂乾是件苦差事，不能怕髒，還得手腳麻利。白天沒時間，晚上坐在燈光下，抓一把山楂放到案板上，用拇指甲掐住山楂一側，另一隻手握住菜刀，像剝肉餡那樣不停地往左剝。山楂核在果肉裡藏著，切不動，剝片時需避開。熟練的好手，抓一把山楂，似看不看，只嚼里啪啦十幾下，紅球就悉數變成薄片了。

名門之後

名門之後

我試過一次跟名門之後做同事。那時在公關公司打工，人多國籍多，旋轉門轉個不停。某天老闆突然說請了個人，是中英混血兒某名門之後，在金融界開門多脈，雖沒公關經驗，但應能為公司開闢新路。這新同事的履歷亮麗，我們都很放心，至於誰面試過他，他的強項弱項等，大家已忘了。問，後來事實證明我們太天真。事隔多年，名字已記不起，姑且叫他大衛。

塔吉克檸檬石榴來香港

塔吉克檸檬石榴來香港

阿利莫夫是我的老朋友，現任塔吉克駐港領事。今年四月和十月，他兩次來港，都是專程出席理工大學主辦的塔吉克經濟帶與中亞研討會。上月的研討會，主題是「聚塔吉克斯坦」。大使作主旨演講時，話筒前擺放著塔吉克檸檬和石榴，有種走進帕爾米爾山腳下綠色果園的奇妙感覺。

見多識廣

見多識廣

阿利莫夫是我的老朋友，現任塔吉克駐港領事。今年四月和十月，他兩次來港，都是專程出席理工大學主辦的塔吉克經濟帶與中亞研討會。上月的研討會，主題是「聚塔吉克斯坦」。大使作主旨演講時，話筒前擺放著塔吉克檸檬和石榴，有種走進帕爾米爾山腳下綠色果園的奇妙感覺。

無心睡眠

無心睡眠

該報引述最新統計數字顯示，美國五十五個百分比的青少年在深夜上網，加上功課壓力，難以入睡。據《紐約時報》最近報道，美國青少年長期無心睡眠，已經惡化成為病態。

跳出框框

跳出框框

年輕時，喜歡和「豬朋狗友」胡鬧至通宵達旦。在石澳沙灘看星星，天快亮時，大夥兒步行去騎馬灣吃早餐。乘船赴東平洲，整夜行在岩石上，仰望星空，為了等待早上那紅紅的太陽，從東邊海岸緩緩升起。

伍淑賢

伍淑賢

我試過一次跟名門之後做同事。那時在公關公司打工，人多國籍多，旋轉門轉個不停。某天老闆突然說請了個人，是中英混血兒某名門之後，在金融界開門多脈，雖沒公關經驗，但應能為公司開闢新路。這新同事的履歷亮麗，我們都很放心，至於誰面試過他，他的強項弱項等，大家已忘了。問，後來事實證明我們太天真。事隔多年，名字已記不起，姑且叫他大衛。

阿利莫夫

阿利莫夫

阿利莫夫是我的老朋友，現任塔吉克駐港領事。今年四月和十月，他兩次來港，都是專程出席理工大學主辦的塔吉克經濟帶與中亞研討會。上月的研討會，主題是「聚塔吉克斯坦」。大使作主旨演講時，話筒前擺放著塔吉克檸檬和石榴，有種走進帕爾米爾山腳下綠色果園的奇妙感覺。

那塔塔國剛獨立

那塔塔國剛獨立

那時塔國剛獨立，他任外長出訪韓國，訪問結束後從漢城途經香港，只能轉道莫斯科才能回國。他說，香港給他的最深印象是流光溢彩，物質豐富，與內戰中的塔國有天淵之別。在一家商店，他發現了一件漂亮的塔國牌「Zhe」，摸一摸，像綉綉一樣柔軟，標籤上寫著「意大利製造」，價格僅五美元，他毫不猶豫地買了一件。當時沒有錢，只能買這個價位的產品留念。「意大利製造」陪了他十五年，竟顏色如初，至今還珍藏在櫃底。多年後再來香港，當地朋友告訴他這個意大利牌子的「Zhe」，原來這只是件香港貨。現在前蘇聯的遊客來香港，再也不買五美元的貨了，而是大牌子的熟客。大使的故事雖小，卻反映了前蘇聯各國和香港的時代變遷，耐人尋味。

想起張國榮的《無心睡眠》

想起張國榮的《無心睡眠》

想起張國榮的《無心睡眠》：「捲起心愛的香煙，弄着腳底的軟墊，酒醉與心碎，勾起污染一遍。啊，無心睡眠。啊，腦交戰。」